趙州縣廣勝寺

高僧傳卷第九

神異上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高僧傳卷第九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神異上

竺佛圖澄一　單道開二
竺佛調三　耆域四

竺佛圖澄一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万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闇若符契无能屈者自云再到罽賓受誨名師西域咸稱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胭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絜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无不効驗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洛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果迺潛澤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葛陂專以煞戮為務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苟足杖策到軍門勒大將軍郭里略素奉佐澄即投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礼略後從勒征伐輒預克勝負勒

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

到冑門勒大將軍郭里略素奉佛澄即投止略家略
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礼略後從勒征伐輒損剋勝負勒

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
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
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
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為師目前
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
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
理正可以道術為徵因而言曰至道
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應器盛
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莖曜目
勒由此信服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
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
則彗孛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
斯迺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誡勒甚
悅之凡應被誅餘殘蒙其益者十有
八九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時有
痼疾世莫能治者澄為醫療應時瘳
損陰施默益者不可勝記勒自葛陂
還河北過坊頭坊頭人夜欲斫營澄語
黑略曰須臾賊至可　令公知果如
其言有倫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
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
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
澄逆問曰平居无寢何故夜嚴勒益

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害
澄澄迺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

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
澄逆問曰平居无寢何故夜嚴勒益

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害
澄澄迺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
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
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
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
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
日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攄避公今改意是以
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謀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
北五里團九祀下其水暴竭勒問澄
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勑龍勒字世龍
謂澄朝已荅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
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
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勑語水必可
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
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坼如車轍從者心
疑恐水難得澄坐繩床燒安息香呪
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
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
見竟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
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閑坐歎曰
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而襄
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弄鮮
卑奴奴忿抽刃刺煞其弟執兄于室

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謂合
曰送我還國我活女兒不然共死

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弄鮮
卑奴奴忿抽刃刺煞其弟執兄于室

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謂合
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共死此
內外驚愕莫不往觀勒迺自往視之
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為善事
此法一開方為後害卿且寬情國有
常憲人命取奴奴遂煞兒死而鮮卑
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
昨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波勒
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
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
蔑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
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
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
從弟曜篡襲偽位稱光初光初八年
曜遣從弟偽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
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
保滎澤麗堅攝守之澄與弟子自官寺
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
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夜時岳已
被執果如所言至光初十一年曜自
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
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
音云秀支替戾罔僕谷劬禿當此鞨

語也秀支軍也替戾罔出也僕谷劉
曜明立也劬禿當是也此言軍出是

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日相輪鈴
音太秀支替戾罝僕谷劬禿當此羯

語也秀支軍也替戾罝出也僕谷劉
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
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言告勒勒行
勒迺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
率中軍步騎直詣洛城兩陣纔交曜
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
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衆
中縛一人朱絲約項其時因以告弘當
尒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卒之後勒迺
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
歲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
事澄彌萬時石惡將叛其年澄誡勒
曰今年惡中有虫食必害人可令百
姓无食惡也勒班告境內慎无食惡
到八月石惡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
必諮而後行號大和上

石虎有子名斌後勒愛之甚重忽
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
子弼鵲且能生大和上國之神人可
急往告必能致福澄迺取楊枝呪之
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
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
躬自詣寺灌佛為兒發願至建平四

月天靜无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

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
躬自詣寺灌佛為兒發願至建平四

月天靜无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
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
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時虎廢
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虎傾心事
澄有重於勒迺下書曰和上國之大
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及何以
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
輦朝會之日和上昇殿常侍以下悉
舉舉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
和上至衆坐起以彰其尊又勑偽司空
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
表朕敬焉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
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
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
言及和上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
澄澄逆笑曰昨夜尒與法常交車共
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
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
慎之本尒不識乎佐愕然愧懺於是
國人每共相語莫起惡心和上知汝及
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
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
邃曰小阿弥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

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
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佐

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弥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

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乎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將萬為逆謂內豎曰和上神通儻發吾語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乱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迺因事縱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厄唱云衆僧呪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自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之正過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撿日時正是澄

呪願時也偽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

乘此小人乘公愚濟與不濟任命也
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撿日時正是澄

呪願時也偽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
為幽州牧鎮薊群凶湊聚因以肆暴
澄誡虎曰天神昨夜言疾牧馬還至
秋齊當癰爛虎不解此語即勑諸處
牧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於虎虎召
斌鞭之百煞其所生齊氏虎彎弓捻
矢自視行斌罰輕虎乃手煞五百澄
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礼不親
敎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
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龍北凡城皆被
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
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无神
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諫
虎曰王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罽賓寺
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微身亦
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
盡當受雞身後王晉地今王為王豈
非福耶堰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為怨
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迺信悟跪而
謝焉虎常問澄佛法不煞朕為天下
之主非刑煞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
煞生雖復事佛詐獲福耶澄曰帝王
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為

暴虐不害无辜至於凶愚无賴非化
所遷有罪不得不誅有惡不得不刑

然生雖復事佛詐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為暴虐不害无辜至於凶愚无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煞有惡不得不刑但當煞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煞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无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為益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靖无欲慈矜為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婪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悕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彰西釜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水或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遥向礼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初被刼垂死因燒香呪願遥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為賊所刼垂當見煞忽聞香氣賊死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彰修治舊塔少承露盤

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

聞香氣賊无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彰修治舊塔少承露盤

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剋虎屢行敗績方信澄誠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竟出家真偽混修多生愆過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里閭小人无爵秩者為應得事佛與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為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偽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礼有嘗饗佛出西域外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修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礼荒夏服祀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礼拜以尊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

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從

聽詣寺燒香礼拜以尊典礼其百辟
卿士下逮衆緣例皆禁之其有犯者

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從
四民之服偽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
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
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
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
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
行永世作則苟事元無虧何拘前代
其夷趙百蠻有捨其淫祀樂事佛者
悉聽為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篤
黃河中舊不生龜忽得一以獻虎澄
見而歎曰桓温其入河不久温字元
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一流民莫
識氏族恒著麻褶布裳在魏縣市中
乞匄時人謂之麻褶言語卓越狀如
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輙散置大路云
餉天馬趙興太守籍拔取送詣虎先
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
當送一非常人勿煞之也如期果至
虎與共語了无異言唯言陛下當終
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
麻褶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
日酉戌受玄命絶曆終有期金離消
于壤邊荒不能尊駈除靈期迹莫已

已之懿裏苗萦繁其來方積休期於
何期永以歡之澄曰天迴運極否浮

日酉戌受玄命絶曆終有期金離消
于壤邊荒不能尊駈除靈期迹莫已

已之懿裒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
何期永以歡之澄日天迴運極不將
不支九木水為難无可以術寧玄慈
雖存世莫能基必頹久遊閭浮利擾
擾多此患行登陵雲宇會於虛遊間
澄與麻襦講語終日人莫能解有竊
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
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辭
能步行去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至
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
合口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
若飛也澄有弟子道進學通內外為
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虎謂進曰有
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
故往省視慽然而卧朕雖不德君臨
万邦乘轝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
木石屈膝何疋夫而長慽耶昔太公
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謀乎
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餺
干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
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加其節將欲
激厲貪竟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
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

令趙史遂无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

激厲貪竟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

令趙史遂无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軻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晩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所懸矣秦州兵乱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戎軍追擒并為所害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来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澄又嘗與虎共昇中堂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灾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尒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来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畜相煞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畜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與澄謀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恠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閤虎與后杜氏問訐澄澄曰脅下有賊不十日自佛畜以西此殺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

也杜后曰和上耄耶何處有賊澄即

詣澄澄曰聲下有賊不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

也杜后曰和上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惛遂便寓言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宮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誡故獲免及宣事發被取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為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以鐵鏁穿宣頸牽上薪積而焚之取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轘裂支解投之彰河澄迺勑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嫉馬髭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尒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太武前毀澄吟曰毀乎毀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毀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荅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得迺无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

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滔汀之近

得迺无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

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焰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上有疾迺忽尒告終即自出宮詣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人能延道重行全德貴无怠苟業操无虧雖亡若在達而獲延非其所願念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若興起寺廟崇顯壯嚴稱斯德也宜亭休祉而布政猛烈濡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誡不自懲革終无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无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為鑿墉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業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窆於臨漳西柴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乱明年虎死冉閔墓戮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

書輙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輙至

書輙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輙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說之日止摽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冤苦當二石凶强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万之路之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沔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万餘里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無求受業追遊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万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淤閔墓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尸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流沙虎疑不死開棺不見尸後慕容儁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見虎囓其髀意謂石虎為祟迺募覓虎尸於東明館掘得之尸彊不毀儁踰罵

之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

之日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為汝兒所畜況復於他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尸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迺取而葬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後符堅征鄴隻子聘為堅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之驗也田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自營塚壙澄既知塚必開又尸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之謀矣澄或言佛畜澄或言佛畜橙或言佛畜蹬皆取梵音之不同耳

單道開二

單道開姓益燉煌人少懷抽隱誦經四十餘万言絶穀餌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温夏凉晝夜不卧與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鼻陵太守遣馬迎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神或現異形試之初无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弥年十四禀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見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勑州郡

於東明館掘得之尸彊不毀隻蹲罵

薛安度一童子為沙彌年十四稟受
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
人星見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勑州郡
有異人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
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綝祠
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
高八九尺許於上編菅為禪室如十
餘羅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開皆
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詣開都不荅
迺為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為利
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粮
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
相傳說開能救眼疾時秦公石韜就
開治目著藥小痛韜甚憚之而終得
其効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
去者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
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煞鄴都
大亂至晉昇平三年來之建業俄而
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
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勑弟子以
尸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
泐者昔在北聞開弟子叙開昔在
山中每有神仙去來迺遥心欽悒及
後從伎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稟
聞脩至迺為之傳讚曰

蕭哉若人　飄然絶塵　外軌小乘

後從俱南海親與相見俱席鏘仗稟
聞備至迺為之傳讚曰

蕭哉若人　飄然絕塵　外軌小乘
內暢空身　玄象暉曜　高步是臻
飡茹芝英　流浪巖津

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頴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香火凡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蟬蛻耳迺為讚曰

物隽招奇　德不孤立　遼遼幽人
望嚴凱入　飄飄靈仙　茲焉遊集
遺屣在牀　千載一襲

後沙門僧景道漸並登羅浮竟不至頂

竺佛調三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或云天竺人事佛畫澄為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純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為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并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上旦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爭

以問調調笑而不荅咸共異焉調或

弟亦榮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上旦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爭

以問調調笑而不荅咸共異焉調或獨入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外還恒有餘有人嘗覘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迺弭耳下山從者駭懼調後自剋亡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存耶若能盡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必同契衆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迺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礼和上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尸唯衣履在焉有記云此笠佛調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案釋道安經録云漢靈帝光和中有沙門嚴佛調共安玄都尉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語在譯經傳而此中佛調迺東晉中代時人見名字是同謂為一課矣

經傳而此中傳譯迴東晉中代時人見名字是同謂為一課矣

耆域四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倜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及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頭虎下道而去兩岸人見隨從成群以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諸道人悉為作礼域胡跪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渊從羊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髣髴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崛曰匠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著瓦下又云宮成之後尋被害焉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疾差不因取淨水一杯楊柳一

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

肘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疾差不因取淨水一杯楊柳一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死來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荑發扶疎榮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癥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即有臭氣薰徹一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沂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活洛陽兵乱辞還天竺洛中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方之樂令因請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願留一言以為永誡曰可普會衆人也衆既集域昇高座曰守口攝身意慎莫犯衆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便禪默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非所望於得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也於是辞去數百人各請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

犯過未相讎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

行者益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

犯過未相雠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迺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又賈客胡濕登者即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計已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知所終

籌保中心